

第五章 「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變化對亞太地區的衝擊

本論文在第三章曾提及 Jervis 關於要解決國家間安全困境、促成合作機會的三種方法，也就是提高合作的動機（增加共同合作的利益或減少一廂情願而遭到對方利用的代價）、減少背棄對方的動機（減少利用別人所得到的利益或增加共同不合作的代價）和設法增加任一方對另一方可能合作的期待，並指出中共與日本之間有合作的動機，但同時也因為互信不足而擔心遭到對方的利用和背棄，因而採取了較為強硬的態度意圖迫使對方讓步而成為「懦夫」，導致兩邊都難以下台，進一步為合作製造阻礙，形成了所謂的「競合」關係，因此關鍵仍然在於降低彼此的互不信任感以增加合作機會。中共與日本之間的競合關係隨著冷戰結束後亞太各國互動的增加而被帶入了區域事務中，其中自然包含了區域安全事務，這可以是「中」日合作的契機，卻也可以是彼此藉以對抗的籌碼。「中」日之間的競合關係對整個東亞地區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就是本章所要探討的。

第一節 「中」日安全戰略關係對東北亞的衝擊

冷戰結束後東北亞安全形勢的最大特色就是冷戰後期「中」美日對抗蘇聯的結構因為蘇聯瓦解而產生變動，並且因為中共經濟成長所帶動的國防現代化動向引發日本與美國的關注，最後在美日安保再定義後重新形成了美日同盟與中共相對峙的局面，如同冷戰前期一般。中國大陸學者周季華就稱美日安保適用範圍的擴大給東亞上空帶來了「冷戰的陰雲」。¹不過冷戰後的中共—美日對峙與冷戰前期相比仍有以下的不同之處。

首先是對峙的強度超過冷戰。冷戰時期日本對自衛力量的自我設限相當嚴格，武力行使範圍也侷限於日本本土，中共雖然擁有核武，但傳統戰力的境外

¹ 周季華，「日美安保體制的強化與東亞的安全」，*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34 期（1996 年 7 月），頁 31。

投射能力極差，核武本身也不足以發動完整的第一擊，因此當時真正有能力以武力攻擊對方的只有駐日美軍，「中」日之間比較擔心的是對方的意圖而非軍事實力。但到了冷戰結束後，不僅美軍表示要維持太平洋駐軍規模，並積極進行部署調整及強化雙邊同盟關係，更重要的是中共及日本的軍事力量及軍力投射能力均大幅提昇，加上現實利益的糾葛，使得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更勝以往，彼此不但擔心對方的意圖，更認為對方有達成意圖的實力，這無疑使得東北亞安全的不確定性大為增加。

另一方面，當前「中」日之間的互動關係遠超過冷戰前期。在冷戰前期，「中」日之間受限於美國的反共政策而無法進行官方往來，僅存在著民間經貿關係和非正式的政治人物互訪，而當時西方陣營將中共排除在國際社會外的作法更使得中「日」不可能共同參與國際事務。隨著「中」日、「中」美的建交以及冷戰格局的緩和結束，中共與日本都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及多邊合作，這使得雙方有了更多的互動機會和共同關心事項，東亞區域合作的開展使得中共與日本又有了合作的實際需求和動機，這反映在 1998 年的《中日聯合宣言》中。更進一步地說，中共與日本不僅想藉由協調來推進東亞合作，也期待東亞合作能改善雙邊關係、加強互信。²

當前東北亞最受矚目的安全焦點就是朝鮮半島。朝鮮半島位於東北亞的核心地帶，北接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東與日本相鄰，其位於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之間的地緣特性使其成為近代陸海兩大權勢較量和對峙的核心部位，而這一地位又因為朝鮮半島周圍全為世界或亞洲重要國家（「中」、美、日、俄）而更形強化，甚至可說是觀察東北亞及亞太地區政治、軍事態勢的晴雨表；最後，朝鮮半島的分裂更是給了周邊強權介入的機會，³故本節將集中探討「中」日安全

² 「王毅副部長在外交學院“東亞共同體”研討會發言摘要—全球化進程中的亞洲區域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 年 4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87474.htm>；國際問題に関する調査会，「多極化時代における新たな日本外交（中間報告）」，參議院，2005 年 7 月 20 日，<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chousakai/houkoku/kokusai/kosai05.htm>。

³ 陳峰君主編，*亞太安全析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 年），頁 246~247。

戰略關係在朝鮮半島上發生的影響和可能走向。

壹、中共與日本在北韓核武問題上的競合

近年來朝鮮半島與多邊安全有關的議題就是北韓核武開發問題。1993 年北韓爆發第一次核武危機，為避免遭受北韓在美國壓力下可能採取的武力攻擊，南韓總統金泳三出訪中國大陸與日本，希望雙方出面斡旋，最後在中共的奔走下聯合國安理會並未通過制裁北韓的決議，而是要求北韓全面接受核檢查，這使得核武危機有所緩和，也才有了 1994 年 10 月的美朝「核框架」協議，美國並允諾成立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日本則參與其中，與美、韓共同向北韓提供資金，協助興建輕水式核子反應爐和供應重油。⁴另外，中共則是和美、韓、朝共同召開四方會談以共商朝鮮半島和平機制。2002 年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後，為了緩和美朝雙方的強硬立場，中共再次出面邀請兩國在北京進行三方會談，並於 2003 年 8 月起擴大為包含「中」、美、韓、朝、日、俄的六方會談。截至 2005 年底為止，六方會談已經進行過五輪，其中第四輪通過的《共同聲明》可說是會談至今的最大成果。聲明內容顯示六方會談的處理議題已經從北韓核武問題擴大到東北亞地區的綜合安全問題，可以說是東北亞現今最重要、最全面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共同聲明的內容主要如下：⁵

1. 六方重申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是六方會談的目標。北韓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及現有核計畫，早日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及國際原子能總署，同時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美韓則確認在朝鮮半島上沒有部署核武，並尊重北韓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

2. 六方承諾根據聯合國憲章及公認國際關係準則處理相互關係，北韓並願

⁴ 曹麗琴，「朝美核框架協議的簽訂及前景展望」，*東北亞論壇*（長春），總第 16 期（1995 年 11 月），頁 36~38。

⁵ 「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人民日報*（北京），2005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意逐步與美國和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

3. 六方承諾透過雙邊及多邊方式促進能源、貿易及投資領域的經濟合作，其他五方並願意向北韓提供能源援助。

4. 六方承諾共同致力於東北亞地區持久和平與穩定。

中共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穩定的朝鮮半島，同時也期望建立一個透過各國合作建立起來的區域合作安全機制，因此中共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建立永久和平機制，並推動美日與北韓建交，讓北韓加入區域合作機制，而這些都需要美國的配合。⁶美日則不願見到北韓持續製造、擴散彈道飛彈和核生化武器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不但妨礙北韓參與東亞區域秩序，也造成了美日對朝建交的主要障礙，如今六方會談將這些問題一併納入討論，將有望於創造更為恆久穩定的東北亞國際秩序，因此美日不但對六方會談抱有期待，也肯定中共在六方會談中所扮演的仲介者角色。⁷也就是說，改善北韓與各國的關係、促成北韓放棄核武是「中」美日三方的共同目標，也構成了三方共同參與六方會談的合作基礎。

然而，六方會談共同聲明的出爐並不表示中共與美日在北韓問題上的立場完全一致。美日儘管在共同聲明中表示願對北韓提供援助以換取北韓放棄核武開發，但美國的終極目標仍舊是迫使北韓全面讓步，並尋求改變北韓的政治體制，為達目的甚至不惜動用武力，這正是美朝關係陷入冰點的起因，而日本則因為過去北韓特工在日本及海外各地強行擄走日人前往北韓的事件（日本人拉致問題）而引發了國內的反朝聲浪，要求政府在北韓妥善處理此事之前不得在對朝政策上有所軟化，另外北韓的飛彈攻擊能力本就為日本所憂慮，諸如「三矢作戰研究」、「敵基地攻擊論」和 BMD 的研發無一不與北韓因素有關，這

⁶ 朴鍵一，「第十章 朝鮮半島局勢的基本走向及其影響」，張蘊嶺主編，**未來 10-15 年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61~364。

⁷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戰略概観 2006**（東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印刷局，2006 年），頁 65、68~69。

些因素都讓美日在對朝政策上亦有著強硬的一面。

美日在對朝政策上的強硬面顯然令中共不甚滿意。中共認為美國對朝鮮半島的戰略和政策仍然是在保持已有的政治軍事優勢前提下以軍事壓力和經濟制裁等手法，企圖軟硬兼施以逼迫北韓依照美國的想法改變，並以美日韓合作架構維護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優勢和利益；⁸而日本不但以北韓核危機和導彈危機作為發展軍事力量甚至核武的藉口，⁹其要求討論拉致問題的態度也反映出日本過於重視本國利益和宣傳其「日本也是二戰受害國」的意識，實際上根本是利用歷史問題作文章。¹⁰中共不願意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由美日同盟主導，因此其積極介入也有淡化這一影響力的用意，而且中共不同於美國，在希望北韓放棄核武的同時卻也對其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動機表示理解與同情，認為這是北韓面對美日軍事威脅的防禦性舉動，因此解決問題的真正關鍵是如何保障北韓的安全關注及生存利益，而非一味譴責北韓。¹¹

在不願輕啟戰端的考量下，北韓聲明放棄核武發展計畫，其安全則由周邊國家予以保障的作法顯然已經得到了六方會談各與會國的共識，然而問題是美朝雙方哪一邊願意先讓步以換取另一方的補償和其具體內容。美日顯然希望北韓先讓步，但北韓則是反過來要求美日先放鬆軍事壓力，而中共的立場與北韓相近，也就是「中」朝同樣受到美日的軍事壓力，而這一壓力有藉北韓問題而強化的趨勢，因此中共身為仲介者，儘管不願北韓太過激進，但也要試圖減緩美日對北韓的壓力，這使得朝鮮半島上隱然呈現出「中」朝與美日相對峙的局面，從而使得半島南方的南韓地位變得相當微妙。

⁸ 高連福，「美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當代亞太*（北京），總第 63 期（2000 年 3 月），頁 22。

⁹ 陳峰君主編，前引書，頁 310~312。

¹⁰ 蔣立峰，「東北亞安全與發展的保證」，*日本學刊*（北京），總第 78 期（2003 年 11 月），頁 1~2。

¹¹ 朱鋒，「六方會談：“朝核問題”還是“朝鮮問題”？」，*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總第 97 期（2005 年 8 月），頁 36。

貳、中共與日本對南韓的競合

南韓與日本一樣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都曾遭到美軍的佔領，並且也都與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因此南韓不但與美國有同盟關係，也透過美國而與日本形成了準同盟關係。南韓既然在安全上仍然需要美國的保障，那麼在處理外交事務上自然不能忽視美國的立場，其中自然包含美日同盟，但另一方面，南韓為了推行「北方外交」以改善南北關係而希望引進中共影響力來促成南北對話及限制北韓的冒進舉動，加上著眼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龐大市場，因此南韓亦於 1992 年與中共建交，¹²此後中共成為南韓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及最大的貿易盈餘來源，¹³雙方也具有維持朝鮮半島穩定與無核化的共同安全利益，這使得南韓無論是官方或學界，都認為在強化美日韓協調的同時也要加強與中共的合作，¹⁴也就是和任一方都必須維持住友好關係，以發揮南韓在朝鮮半島及東北亞的「平衡者」角色。¹⁵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日本與南韓在冷戰結束後展開了在區域及國際問題上的協調合作，特別是在 1997 年「ASEAN+3」機制和 1999 年「中」日韓領導人年度會議機制成形後，三方的合作關係更為緊密。領導人會議原本是以經貿、文化、科技等交流為主要討論事項，2002 年第四次會議起由於北韓核武危機的爆發而開始論及政治和安全議題。2003 年 10 月，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宣言表明「拓展和深化三方合作不僅有利於進一步推動三國間雙邊關係的穩定發展，而且有利於實現整個

¹² Taeho Kim, "South Korea and A Rising China," in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eds.,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p. 171.

¹³ "Principal Economic Indicators," *Trad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p. 4, http://www.kita.net/html/report/rpt_hwp/sokbo.pdf.

¹⁴ Byungki Kim, "Japan-US-China: A New Strategic Triangle? The Impact on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11, no. 1 (Summer 1999), p. 195; Ralph A. Cossa, "US-ROK-Japan: Why a 'Virtual Alliance' Makes Sense,"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12, no. 1 (Summer 2000), pp. 70~71.

¹⁵ 2005 年 3 月 22 日，南韓總統盧武炫在演講中表示，南韓要在朝鮮半島和整個東北亞地區扮演平衡者角色。See Emanuel Pastreich, "The Balancer: Roh Moo-hyun's Vision of Korean 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Northeast Asia," *Japan Focus*, August 1, 2005, <http://japanfocus.org/article.asp?id=350>.

東亞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三國政府是三方合作的主要力量」，「三方合作是東亞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方合作將是透明、開放、非排他性和非歧視性的」，而三方合作將涵蓋貿易與投資、信息通信產業、環境保護、防災治災、能源合作、金融合作、科技合作、旅遊合作、漁業資源保護、文化和人員交流、國際問題、亞洲地區合作、安全、社會和跨國問題等領域；在安全方面，三方同意加強在裁軍、防止和控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其運載工具擴散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以及堅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鮮半島面臨的核問題，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同時解決有關方面的各種關切，共同致力於維護半島的和平穩定。¹⁶2004年6月，「中」日韓舉行第一次的外交部長級三方委員會，繼續就朝鮮半島核問題和伊拉克問題進行討論，並確定日後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同年11月，第六次領導人會議發表了《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戰略》，在安全合作方面確認增加防衛官員交流以增加互信，並共同防止全球核擴散和加強協調、促成六方會談盡早取得實質性進展。¹⁷2005年5月，「中」日韓在三方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中進一步就消弭歷史問題對三邊關係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歷史共同研究等議題展開討論。

對「中」日韓任一方而言，三方合作機制都兼具改善三方間雙邊關係和促進東亞安定繁榮的目的，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和三方委員會的召開本身也象徵三方都願意以較務實的態度面對各自的雙邊關係，然而到目前為止，三方合作的重點仍然集中在經貿等政治色彩較低的領域，政治及安全議題不但較少提及，而且往往集中在區域性議題，而非三方內部所存在的政治問題，這就使得三方合作容易受到彼此間政治關係惡化的影響。原訂於2005年12月舉行的領導人會議首度被迫取消，這就反映出三方合作的脆弱性。

2005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無法如期舉行的原因是小泉純一郎連續第五

¹⁶ 「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人民日報*（北京），2003年10月10日，第7版。

¹⁷ 「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戰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年11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dqzzywt/t175808.htm>。

年參拜靖國神社而引發中共與南韓的不滿所致。南韓當年也曾遭到日本的侵略及殖民統治，雙方因而到 1965 年才建立外交關係。如同「中」日關係一般，歷史問題也長期影響著韓日關係，直到 1998 年 10 月南韓總統金大中訪日時，日方才在《日韓共同宣言》中正式以書面方式為過去殖民統治對南韓人民造成的傷害向南韓道歉，從而達成兩國關係真正的正常化（real normalization）。¹⁸然而，隨著小泉純一郎的上台和日本政治的進一步民族主義化，歷史問題又再次影響日韓關係，南韓對日本的立場也轉趨強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獨島（日方稱「竹島」）主權的爭議。2005 年日本島根縣議會在佔領竹島一百週年之際制定「竹島之日」，同年度的高中教科書檢定更要求明記竹島為「日本固有領土」，引發南韓外交通商部抗議日本藉由靖國參拜和獨島事件意圖隱瞞及扭曲歷史。¹⁹2006 年 4 月，南韓《中央日報》獨家披露一份據稱為日本外務省印發的《朝鮮半島動態》情勢分析文件，內容指稱南韓總統盧武鉉為了避免在最後兩年任期內成為跛腳鴨（lame duck）而刻意炒作獨島等民族主義議題，意圖利用反日來提升自身支持率，²⁰儘管日本表示並無這份文件的存在，但南韓已向日本正式提交抗議書，認為日本刻意扭曲南韓情勢與日韓關係，並有意將兩國關係惡化的責任推給南韓，此一舉動對他國元首顯然失禮。²¹

日韓間因歷史問題而惡化的關係給了中共批判日本的空間。中共認為日本有意在歷史問題上對「中」韓區別對待，意在分化「中」韓關係，其原因是日本在推行東亞整合戰略時其姿態凌駕亞洲各國之上，與中共的平等、互利、共贏戰略相衝突，因此日本一廂情願地拉攏南韓企圖與中共對立，但實際上南韓本身是想與中共接近的，這從日韓、日「中」貿易比重的下降、「中」韓貿易

¹⁸ Michael J.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 135~136.

¹⁹ 「外交通商部、『獨島』記述即刻撤回を求める」，*朝鮮日報*，2006 年 3 月 30 日，http://japa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6/03/30/20060330000045.html.

²⁰ 「盧大統領、レイムダック避けるため『反日』…日外務省資料」，*中央日報*，2006 年 4 月 5 日，<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article.php?aid=74397&servcode=200§code=200>.

²¹ 「盧政権反日を利用 外務省報告書報道 韓国が抗議書簡」，*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4 月 8 日，第 2 版。

比重的上升及南韓訪日、訪「中」人次的消長都可以看出；在歷史問題上，南韓也不滿於日本的立場，並支持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作法和立場，在 2003 年後更經常在歷史問題上與中共共同進退，因此日本的離間策略是失敗的，而中共除因穩定「中」美關係以避免走到日美同盟的對立面外，更應利用日本因歷史觀帶給亞洲各國反感的時機加強對南韓、東協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友好往來，迫使日本改變其自我孤立的作法。²²面對「中」韓以歷史問題為由推遲「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作法，日本外務省表示「失去了改善日『中』關係的重要舞台，非常遺憾」，同時也認為中共有意藉此與日本競爭在東亞共同體中的主導權以牽制日本、排除日本。²³很明顯的，即使是在「中」日韓三方合作體制中，中共與日本仍舊有意藉由拉攏南韓來凸顯自己、打壓對方。

然而，南韓是否真的如此願意接近中共可能還有待商榷。南韓學者 Taeho Kim 指出，儘管「中」韓近年來關係十分密切，但不代表中共必然支持南韓的政策目標，特別在朝鮮半島事務上，中共顯然偏好維持穩定現狀更勝於推動兩韓統一，也就是「中」韓只有共同厭惡（避免朝鮮半島開戰及北韓核武化）而無共同利益；而在雙邊經貿、政治、安全頻繁互動的背後，「中」韓之間也產生許多問題，諸如中國大陸境內試圖尋求政治庇護的北韓難民問題、達賴喇嘛訪韓問題、韓方出席台灣總統就職典禮以及南韓對「中國崛起」而可能插足朝鮮半島的不安，但負面影響最大的居然也是歷史問題。2002 年中國大陸東北三省學者展開名為「東北工程」的歷史研究計畫，2004 年中共發表研究成果，將高句麗（西元前 35 年～西元 668 年）政權界定為「受中原王朝制約和地方政權管轄的古代邊疆民族政權」。這一政治味濃厚的學術計畫不但引發南韓政府對中共「扭曲歷史」的批判，就連一向對中共較為友好的公眾輿論也因這一事件

²² 「政治伎倆難得逞 日本離間中韓圖謀在事實面前碰壁」，新華網，2005 年 12 月 19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5-12/19/content_3939676.htm。

²³ 「日中韓首腦會談延期 關係改善の足場失う “日本外し” 中国警戒論も」，読売新聞（東京），2005 年 12 月 5 日，第 2 版。

而大為逆轉。²⁴2005年12月南韓國防研究院（Korean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KIDA）的民調顯示，高達37.7%的受訪者認為中共是十年後對南韓安全威脅最大的國家，超過了日本的23.6%和北韓的20.7%，²⁵這多少印證了上述韓「中」之間所存在的認知差距，同時也表示南韓並不如中共所預期地容易拉攏。

而在面對駐韓美軍的立場上，中共與南韓之間也存在著分歧。儘管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南韓的民主化、民族主義的高漲與南北關係的和緩，駐韓美軍地位和美國強硬的對朝戰略受到了南韓民眾的強烈質疑，反美示威也時有所見，但從南韓政府極力說服美國延緩裁減駐韓兵力來看，現階段南韓顯然還無法接受一個沒有美軍的朝鮮半島，甚至在朝鮮半島統一後也是如此，因此即便盧武鉉提出要強化自身防衛能力的新國防觀，但仍注重韓美同盟關係，也就是所謂「合作性自足防衛」（cooperative self-reliant defense）以確保南韓國家生存，而同盟的適用範圍未來更應擴大到朝鮮半島外。²⁶南韓與日本一樣都認為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有助於區域穩定，其意不在針對某個國家，但中共顯然擔心未來的韓美同盟可能以中共為對象，要求美國牽制包含中共在內的周邊國家，一旦如此則勢必為「中」韓關係帶來麻煩，為了「中」韓關係的長久發展，各方都有必要在適當時機予以澄清。²⁷

由此可見，有別於北韓立場的相對穩定（堅決反對美日對其施壓，與中共關係不易發生重大轉變），南韓的立場就如同其「平衡者」的訴求一般，為了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和追求未來的國家統一，既需和周邊強權維持友好關

²⁴ 有關近年來中共與南韓關係上的負面問題，詳見 Taeho Kim, "Sino-ROK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Looming Tensions amid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17, no. 1 (Spring 2005), pp. 129~149.

²⁵ 「『10年後、最も脅威となる国』中国38%・日本24%」，*朝鮮日報*，2006年3月20日，http://japanese.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6/03/20/20060320000014.html.

²⁶ 關於冷戰結束後韓美同盟關係的起伏變化，詳見 Sook-Joog Lee, "Ally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 South Korean Attitud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17, no. 1 (Spring 2005), pp. 81~104.

²⁷ 朴鍵一，「中韓建交十年來政治與外交關係述評」，*當代亞太*（北京），總第92期（2002年8月），頁62。

係，也需避免與任一國過於接近而陷自己於不利，這樣的立場使得南韓成了中共、日本與美國在東北亞安全事務上極力爭取的對象，而南韓也企圖周旋於大國之間以獲取最大的安全利益。不過就整體來看，近年來南韓在政治關係上與北韓、中共相對較佳，但在安全關係上則是與美國、日本較為緊密，因此一旦中共與美日的對立加劇，南韓勢必得面臨偏向哪一邊的抉擇。由於南韓仍強調韓美同盟的重要性，面對美日同盟角色的擴張雖然有著不願日本軍事大國化及擔心美日引起北韓反彈的憂慮，但實際上對此是採取默認態度的，所以在必要時加入美日陣營可能是南韓較理想的選擇。²⁸一旦局勢演變至此，冷戰將重新在東北亞爆發，甚至可能擦槍走火而升級成真正的戰爭，這顯然不符合任何國家的利益，故在一定期間內中共與美日在東北亞的競合關係仍將持續，而南韓將是中共與美日未來持續爭取的對象。

第二節 「中」日安全戰略關係對東南亞的衝擊

1967年成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了涵蓋東南亞十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同時也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典範和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冷戰結束後，東協與區域外國家更發展出許多合作機制，諸如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ASEAN+3（「中」日韓）領導人及外長會議，以及亞洲合作對話（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ACD）等。這些機制不但涵蓋了各種議題，也納入了亞太地區的許多重要國家，進一步促成了亞太區域整合的擴大，而中共與日本對上述機制更是完全參與，這使得雙方在多邊國際場合的合作機會大為增加，而雙方的合作程度更會對東亞整合及「中」日雙邊關係造成極大的影響。²⁹對中共而言，若「中」日之間無法出現良好合作關係，不願意讓對方共同承擔主導權

²⁸ 李政勳（Joon-Hoon Lee）、文正仁（Chung-In Moon），「第5章 日本のアジア政策と韓国の戦略」，豬口孝編，*日本のアジア政策：アジアから見た不信と期待*（東京：NTT出版，2003年），頁187~189。

²⁹ 天兒慧，「新國際秩序構想と東アジア共同体論—中国の視点と日本の役割」，*國際問題*（東京），總第538号（2005年1月），頁41。

的話，則「東亞共同體」將難以實現；³⁰而日本也期待在中共成為更負責任、更具建設性勢力的前提下期待與中共進一步合作，只要日「中」彼此間存在著良性競爭的話將對全亞洲有益。³¹

雖然中共與日本在東南亞和東亞區域組織中的參與相當全面，但因本論文係以安全戰略關係為主軸，而 AESAN+3 機制多以經貿和跨國問題為主，較少涉及安全事務，因此本節將集中討論 ARF 在「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中所發揮的功能及限制，以及在 ARF 架構下互動的「中」—日—東協三邊關係對東南亞安全發展的衝擊。

壹、ARF 的發展與「中」—日—東協安全合作

創立於 1994 年的 ARF 是目前亞太地區唯一涵蓋全區所有國家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其創立宗旨係根據 1976 年東南亞合作友好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的目的與原則上，亦即共同尊重各國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及國家認同，各國均享免於外來干涉壓迫的權利，互不干涉內政，以和平方式處理歧見或爭議，放棄行使武力或武力威脅和有效合作等。³²為了實現上述宗旨，防止各國之間因為誤解而發生的衝突影響到整個區域的和平穩定，ARF 在創立之初就以推動信心建立和預防外交為首要目標，合作範圍則為信心安全建立、核不擴散、維和合作、非機密軍事情報的交換、海上安全議題及預防外交。³³1995 年 ARF 第二屆部長會議通過了《A Concept Paper》文件，決定分三個階段逐步落實維護區域和平的管理，也就是信心建立

³⁰ 唐世平，*塑造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70；陳峰君，「加強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戰略意義」，*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總第 91 期（2004 年 2 月），頁 28。

³¹ 「麻生外務大臣演說『わたくしのアジア戦略：日本はアジアの実践的先駆者、Thought Leader たるべし』」，*外務省*，2005 年 12 月 7 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7/easo_1207.html。

³² Dominik Heller, "The Relevance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for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1 (April 2005), p. 127.

³³ "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SEAN Regional Forum*, July 25, 1994, <http://www.aseansec.org/3825.htm>.

機制（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 CBM）的促進、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PD）機制的發展和衝突解決（conflict-resolution）機制的發展。³⁴另外，在政府層級的 ARF 之外還設立了被稱之為第二軌（track 2）的多國安全對話機制——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由亞太各國的學者專家進行戰略對話以及政策研究，進一步強化 ARF 不足的地方。

從 1997 年第四次部長會議後，ARF 有意從第一階段的信心建立進入第二階段的預防外交，並開始就兩者重疊的部分、主席職權、預防外交的概念及原則等問題進行研議，最後於 2001 年第八屆部長會議達成初步共識。根據該次會議所通過的《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Diplomacy》文件指出，所謂的「預防外交」是指在取得所有直接當事者同意之後由主權國家所採取的共同外交及政治行動，可協助預防國家間的爭端與衝突造成區域安全威脅或升級為武裝衝突，並將爭端與衝突的影響降到最低。預防外交的概念包含信心建立的努力、規範的建立、加強溝通管道及 ARF 主席的作用，其原則包括以外交及和平方式處理、非強制手段、早期預防勝過事後補救、成員之間的信心與信任、以諮商及共識決為處理基礎、衝突各當事方自願接受、適用於衝突當事國之間、以及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原則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等普世原則處理衝突等。³⁵

ARF 對東亞安全的貢獻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也就是區域政治安全情勢的意見交換、成員國的擴大和會期內各種事務層級會議的擴大等。³⁶區域政治安全情勢向來就是 ARF 年度會議的討論重點，涵蓋的地理範圍也從朝鮮半島（北韓飛彈及核武問題）、南海主權問題、東南亞局勢乃至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核

³⁴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 Concept Paper,” *ASEAN Regional Forum*, <http://www.aseansec.org/3826.htm>.

³⁵ Se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Diplomacy,” *ASEAN Regional Forum*, 25 July, 2001, <http://www.aseansec.org/3742.htm>.

³⁶ 星野俊也，「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安全保障の展開—ARF と CSCAP を中心として」，*國際問題*（東京），總第 494 号（2001 年 5 月），頁 41。

試，這顯示出整個東亞及南亞的安全事務有逐漸一體化的傾向；成員的擴大也給了更多國家直接對話的機會，例如 2000 年第七屆部長會議北韓的首次加入使得美朝、日朝首次外長會談得以實現；最後，事務級會議從初期的信心建立機制、PKO、搜索救難延伸至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製造與擴散、預防外交、跨國犯罪、軍備管理和裁軍、反恐措施、海上保安及反海盜等，這表示更多的安全議題正逐漸納入 ARF 的協商機制內，有利於未來進一步建立管理規範。

中共和日本對於 ARF 的發展都給予正面評價，例如中共在 2002 年的《新安全觀》文件中就表示「一個對話而非對抗的地區安全框架，是亞太安全的重要保障，為此，中國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東盟地區論壇在開展建立信任措施、推動預防性外交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論壇通過平等對話促進安全的思路符合新安全觀的主張。在『九一一』事件後的新形勢下，論壇更加重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開展了實質性的探討與合作，增強了論壇的活力，促進了互信合作」，³⁷日本同樣表明了積極參與的立場，並肯定 ARF 提供亞太各國對話與合作機會，使信心建立和預防外交得以落實的貢獻。³⁸

除了在 ARF 框架內的合作外，中共與日本也各自加強和東協的合作及伙伴關係。中共在 1997 年 12 月首次與東協進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雙方協議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係」；2002 年 11 月雙方締結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決定於 2010 年建立自由貿易區，並致力於加強睦鄰互信伙伴關係，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議；2003 年 10 月中共加入 TAC 以及和東協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係」。³⁹日本則是早在 1987 年就已和東協建立「面向和平繁榮的新伙伴關係」；1997 年 1 月首相橋本龍太郎訪

³⁷ 「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2 年 7 月 3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

³⁸ ASEAN Regional Forum, *Annual Security Outlook 2005*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2005), p. 55.

³⁹ 「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新華網，http://news3.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5/content_607545_1.htm。

問東協時提出了「更為廣泛深入的伙伴關係」；1999年11月，日本將東協十國列為最重要伙伴之一；2000年11月，雙方建立「新伙伴關係」（New Partnership），強調對等關係、共同擁有及相互尊重；2003年12月，日本在日本—東協特別領導人會議中也決定繼中共與印度之後加入TAC，並與東協簽訂《東京宣言》和《日本—東協行動計畫》，雙方確認將發展「心靈交流」、「攜手共進」的「活力永續的伙伴關係」；2005年12月，日本與東協的伙伴關係首次被定位為「戰略伙伴關係」，並將在對等的基礎上深入擴大。⁴⁰在自由貿易區問題上，日本雖然暫時落後於中共，但也從對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出發，期望最終能與整個東協締結自由貿易區協定。

中共與日本對ARF的參與及肯定、與東協伙伴關係的深入擴大與加入TAC等舉動象徵著中共、日本與東南亞在安全事務上的進一步整合，然而，「中」日雙方在肯定對方於推動東亞整合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卻又帶有較勁的心態，希望突顯出自己真正的主導地位，而將對方視為從旁協助的角色，甚至企圖阻止對方爭奪主導權。這樣的競爭關係給了東協左右逢源和扮演區域安全平衡者的空間，也影響到中共—日本—東協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進一步合作。

貳、中共與日本在東亞安全合作中的競爭

冷戰結束後，中共在國際政治中提倡多極化以反制美國的超強地位，但面對美國的強大國力以及「中」美關係上亦存在著合作的一面，中共只能透過政治及外交等非對抗性手段減輕美國單邊主義所構成的戰略壓力，在這認知下，

⁴⁰ 「橋本總理大臣演説『日・ASEAN 新時代への改革—より広くより深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外務省，1997年1月14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09/eha_0114.html；「ビジョン 2020 日・ASEAN 協議会（日・ASEAN 賢人会議）最終報告書・提言」，外務省，2005年10月，http://www.jiia.or.jp/pdf/j_nichi_asean.pdf；「新千年期における躍動的で永續的な日本とASEAN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ための東京宣言」，外務省，2003年12月12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ean_03/pdfs/tokyo_dec.pdf；外務省アジア大洋州局地域政策課，「東南アジア諸国連合（ASEAN）概要」，外務省，2005年1月，頁60~62，<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pdfs/gaiyo.pdf>；「第9回日ASEAN首脳会議共同声明『日ASEAN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深化と拡大』」，外務省，2005年12月13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ean05/p_ship_y.html。

東協本身及其主導的多邊機制便給了中共極佳的機會。東協作為中共所認定的「一極」，除了雙方有經貿合作潛力外，還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持有共同看法，因此中共可透過支持東協維持其相對獨立而不至於倒向美國或日本，加上國際機制提供一個「有鬥有和，鬥而不破」的平台，這使得 ARF 成為中共在不破壞大國關係的前提下推動多極化以及削弱美國影響力的場合，最後則通過對 ARF 及 CSCAP 的參與居中影響亞太地區安全的合作進程，進而影響全球並獲得國際影響力。⁴¹為了爭取東協的支持，中共除了要消除過去因為革命輸出、南海武裝衝突對東協所造成的安全威脅和經濟競爭帶給東協的經濟威脅之外，還要展現出自己身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例如在 19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中共向東協提供經濟援助並穩住人民幣不使其貶值，以及參與 ARF 和 TAC 等，藉以向東協表明中共是區域穩定繁榮因素而非威脅來源。⁴²中共在東南亞的戰略目標和積極作為自然引起了日本的不安，使日本有意牽制中共在東南亞的勢力發展。

冷戰結束後，由於擔心美國軍力可能退出東亞，日本被迫正視自己的大國地位以及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主導角色，因此開始推行所謂「多層次」（multi-tiered）途徑的外交，也就是在以美國為軸心的雙邊關係、針對特殊個案的特別協定和非安全領域的多邊協定等既有架構之外加入亞太多邊安全對話架構，藉以促進區域內各國的溝通和相互瞭解並消除誤解和緊張。這樣的構想經過日本外務省及首相的推動逐步落實到 ARF 的創立和發展上。⁴³日本之所以強調「多邊」，主要是由於過去侵略亞洲造成東協國家的不安，而東亞美軍的減少也讓

⁴¹ 郭清水，「中國參與東盟主導的地區機制的利益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總第 289 期（2004 年 9 月），頁 55~56。

⁴² 同前註。

⁴³ 例如 1991 年外務省情報調查局長佐藤行雄的「多管其下機制」（multiplex mechanism），或是外相中山太郎的「多層次化」（multilayered）方式，都強調有必要創設一個多邊政治對話機制，這一構想在首相宮澤喜一的推動下終於成為了正式的外交政策。當時日本認為東協擴大外長會議（ASEAN 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ASEAN-PMC）適於發揮此一功能，但在美國及東協的反對下，日本將其構想寄託在 ARF 上。See Kuniko Ashizawa, "Japan's Approach toward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from 'Hub-and-Spoke' Bilateralism to 'Multi-tiered',"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5), pp. 363~373.

東協擔心日本可能填補此一權力真空，因此日本選擇多邊機制自我約束，並增加日本和東協各國對話的機會。⁴⁴日本推動 ARF 的動機除了實現 ARF 的三階段目標外，還有利用 ARF 增加和立場差異較大的國家間，特別是和中共間的接觸機會，包含交往和限制，因為多邊場合的針對性較低，較不易傷害雙邊關係，日本可在個別議題上號召特定國家展開討論，間接對中共提出批評。⁴⁵然而，日本在提倡多邊機制的同時始終抱持著以美日同盟等雙邊關係為主的立場，也就是在安全上 ARF 作為美日安保的補充，可透過信心建立機制和預防外交來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但當衝突無可避免時，只有美日安保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證。⁴⁶隨著美日安保的再定義，中共及北韓對日本安全威脅的增加，以及 ARF 的機能無法從對話平台提升到預防外交所帶給日本的挫折感，日本在區域安全事務上雖不能說完全放棄多邊機制，但以美日雙邊關係為主的思維顯然更為強化。⁴⁷在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中，以美國為中心的「中心輻射型」（hub-and-spoke）同盟關係仍為東亞安全體制的基礎，美國的存在對於東亞和平穩定仍是不可或缺的，日本要做的就是讓美國相信東亞共同體與美國對東亞的交往是可並行的，不會阻礙美國在東亞的自由。⁴⁸

日本以美日同盟為重，將美國引入東亞安全整合機制的作法顯然與中共企圖削弱美日影響力的戰略是對立的，而日本限制中共的針對性也更加明顯。《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報告指出，日本將東協各國視為對「中」外交的盟友及對中共的平衡者；此外，提升日本在東南亞的存在感，採取日「中」平衡

⁴⁴ Ibid., pp. 373~374; Takeshi Yuzawa, "Japan'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From an Optimistic Liberal to a Pessimistic Realist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4 (December 2005), p. 465.

⁴⁵ Yuzawa, op. cit., p. 468.

⁴⁶ 柳井俊二，「冷戰後のわが国の安全保障政策—国際環境の変化とその影響」，*外交フォーラム*（東京），總第 82 号（1995 年 7 月），頁 47~48。

⁴⁷ Yuzawa, op. cit., pp. 483~486.

⁴⁸ 渡辺修，「東アジア経済統合と日米の役割（東アジア広域経済圏セミナー 基調講演）」，*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05 年 12 月 14 日，頁 3，<http://www.jetro.go.jp/jetro/profile/speech/pdf/20051214.pdf>.

的作法可緩和東南亞對大中華圈復活的疑慮。⁴⁹在東亞共同體的建構上，日本還以「開放的區域合作」為由企圖引進印度、澳洲和紐西蘭以防中共獨大。⁵⁰這種合作中帶有不信任的認知，造成了中共與美日同盟的對立同樣地出現在東南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屬南海主權爭議問題。

參、南海問題

南海（South China Sea）的地理範圍並未有明確定義，但一般係指中國大陸、菲律賓、中南半島和馬來西亞之間的海域，其間島嶼遍佈，主要可分為南沙（Spratlys）、中沙（Macclesfield Bank）、東沙（Pratas）和西沙（Paracels）四大群島。南海作為連結東亞和東南亞、南亞以至中東的海上通道，是全球第二繁忙的國際航道，每年有超過一半的超大型油輪從麻六甲（Malacca）、巽他（Sunda）和龍目（Lombok）海峽進出南海；此外，南海目前探明石油儲量為 70 億桶，在預估儲量方面中共相當樂觀，認為石油可能儲量為 2,130 億桶，天然氣可能儲量為 2,000 兆立方英尺，美國對此雖採保留態度，⁵¹但這就如同東海大陸棚資源一般，至今未明的油氣可能儲量反而更惹人注意，南海的交通地位和天然資源自然也引起了周邊國家的覬覦。中共儘管宣稱在歷史或法理上南海海域及南海諸島皆屬於其所有，但其他諸如台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也都對全部或部分的南海島嶼宣示主權，為此甚至還爆發過武裝衝突，對區域安定及航海安全造成極大危害，因而引起美國和日本的關注。

自 1970 年代南海主權爭端表面化之後，各國無不加大動作以凸顯其主權，其中又以中共、越南及菲律賓為最，彼此間的武裝衝突更時有所聞，例如 1974 年中共奪佔東沙群島、1995 年中共奪佔美濟礁（Mischief Reef）等。1974 年的

⁴⁹ 「21 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新たな時代、新たなビジョン、新たな外交—」，首相官邸，2002 年 11 月 28 日，頁 14，<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pdf>。

⁵⁰ 「『東アジア共同体』巡り対立 日中、サミット共同宣言案で思惑の違い」，*読売新聞*（東京），2005 年 11 月 24 日，第 4 版。

⁵¹ 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3 (May/June 2005), pp. 416-418.

「中」越衝突是在「中」蘇交惡、越南進入蘇聯霸權體系的背景下出現的，但1980年代之後的衝突就反映出中共開始重視南海的海洋權益，⁵²這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中共要藉由軍事行動宣示主權及在南海的戰略存在，為了掌握主動、在主權談判中搶得更有利的地位，中共不惜動用武力以警告其他國家不得繼續吞併其領土；⁵³其次，中共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與主權和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使得中共奪回失土的訴求有了現實意義，那就是拓展海洋國土，維護中共在南海能源和漁業資源的權益；⁵⁴最後，中共對南海的控制不僅可強化對東南亞影響力，也可在此建立海空禁航區以防止敵對勢力海空力量進入，⁵⁵這同時可以保障中共海上航行的安全和南疆的國防安全。

中共在南海的軍事行動引起了東南亞各國的不安。1992年中共通過領海法將南海諸島列入領土範圍，並表示不惜動武維護主權，由於當時正值美軍撤走駐菲律賓基地之際，東協國家乃通過《馬尼拉宣言》，要求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及共同維護航海、通信自由，但中共仍然出兵攻佔美濟礁，這使東協國家開始引進區域外勢力試圖牽制中共，例如印尼加強和美國、澳洲的安全防衛關係以及開放水域供外國戰艦進出（包含潛水艇），菲律賓則和美國海軍進行聯合演習，並簽訂「部隊到訪協議」（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VFA）讓美軍重新得以在菲國境內與菲軍舉行聯合演習。⁵⁶東協各國透過雙邊關係，特別是對美關係來因應中共的軍事行動，這恰好符合日本提倡的以美國為中心的「hub-and-spoke」安全體制，也突顯出美國在南海爭端中的地位。

美國不樂見南海成為中共內海而失去航海自由，也不願美國的石油公司在

⁵² Shee Poon Kim, "The South China Sea in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9, no. 4 (March 1998), pp. 371, 373.

⁵³ *Ibid.*, pp. 371, 379.

⁵⁴ Frank Umbach, "ASEAN and Major Powers: Japan and China – A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Manfred Mols and Jörn Dosc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New Patterns of Interest, Power and Cooperation* (New York: Münster, 2000), pp. 185~187.

⁵⁵ Rowan, *op. cit.*, p. 428.

⁵⁶ Umbach, *op. cit.*, pp. 178, 181~182.

爭議區域鑽油，因此自然不願看到南海發生武裝衝突而要求和平解決爭端。⁵⁷雖然美國對南海主權歸屬沒有預設立場，但從美國的利益及其強化與菲律賓、印尼安全合作的舉動來看，南海有沒有可能成為第二個釣魚台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由於在駐外兵力進行調整後，美軍在太平洋的據點主要是關島和東北亞的日本、南韓，而日本在近幾年對美國海外軍事行動的後方支援又相當積極，因此一旦美國提高了對南海的關注，那麼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就是日本有無可能藉由美日同盟介入南海爭端。

如前所述，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放棄了對西沙、南沙群島的主權，因此日本應該與南海主權爭端沒有關係才是，但由於日本只是「放棄」主權，如同台灣問題一樣，這就為日後的爭端埋下了導火線，而日本在其間的角色也變得混沌不明。一方面，南海是日本通往中東的海上交通線必經之處，超過 80% 的石油要經過這裡，而日本帝國石油和新日本石油公司也分別與越南、馬來西亞合作開採南海油氣，因此南海的安定與否直接影響到日本的經濟與安全，日本應有理由介入南海問題，但另一方面，日本過去曾佔領南海諸島的歷史所帶給東南亞國家的不安，令日本難以在南海問題上採取過於主動的立場，因此日本只能藉由 ARF 和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研討會（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印尼主辦）等多邊機制來處理南海問題。日本寄望藉由介入南海問題發揮其大國角色，而部分東協國家認為讓日本這樣對南海諸島沒有主權宣示的國家參與協商可平衡中共勢力，因此日本一度相當積極奔走，試圖創造出更多與中共討論南海問題的機會，但在中共極力反對日本介入以及日本不願直接刺激中共的情況下，日本的努力成果有限，⁵⁸即使在 ARF 框架內，南海議題也逐漸由中共—東協資深官員磋商（ASEAN-China Senior Officials Consultations）主導，並在 2002 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⁵⁷ Rowan, op. cit., pp. 429~430.

⁵⁸ Lam Peng Er, "Japan and the Spratlys Dispute: Aspirations and Limitations," *Asian Survey*, vol. 36, no. 10 (October 1996), pp. 1005~1008.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 締結後繼續由中共—東協工作小組負責宣言的執行，日本可說已被完全排除在南海問題之外。

日本在無法直接參與南海主權爭端的處理後，便將注意力移轉到維護南海及周邊海峽海域的海運安全上，畢竟這才是日本在南海真正的利益所在，而近年來海盜猖獗以及「九一一」後反恐活動的需要也給了日本機會。在海盜問題方面，自從 1999 年 10 月「Alondra Rainbow」號事件⁵⁹發生後，日本積極投入東南亞海盜防治工作，一方面，日本藉由 ASEAN+3 和其他國際會議場合（2000 年「反海盜國際會議」和 2001 年「反海盜亞洲合作會議」）和中共、東協共同討論打擊海盜的合作事項，同時推動其「海洋維和」（ocean-peace keeping, OPK）構想，⁶⁰另一方面又單獨與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汶萊、新加坡等國進行雙邊共同訓練合作。⁶¹在反恐方面，日本加入了美國發起的防擴散安全倡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PSI），並多次參與海上阻截及搜查演習。2005 年 8 月，PSI 演習首次於南海海域進行，日本不但一如往例派遣海上保安廳參與，更首度派遣海上自衛隊參與演習，包括一艘護衛艦、兩架反潛機和直昇機，這似乎顯示日本的勢力將藉由 PSI 對美國的協助而重新回到南海。⁶²

⁵⁹ 1999 年 10 月 22 日，懸掛貝里斯國旗的船隻 Mega Rama 號攻擊日籍船隻 Alondra Rainbow 號，船員遭囚禁六天後被置於救生艇上，在海上漂流 11 天後始被泰國漁民發現。Mega Rama 號後遭印度逮捕。事件經過可參考高井晋，「マラッカ海峽周辺海域の海賊と海軍の役割」，**防衛研究所紀要**（東京），第 5 卷第 1 号（2002 年 8 月），頁 6~7。

⁶⁰ 日本認為當前現代海盜（在屬於國家領海水域內從事海盜行為者）威脅下的受害國、漁業資源和海洋環境問題是區域所有沿岸國的共同威脅，因此區域國家應透過合作來確保海上交通線的安定、促進海洋資源的合理利用和海洋環境的保全架構等。見防衛庁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04**（東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印刷局，2004 年），頁 42。這一倡議目前已有初步成效。2004 年 11 月，ASEAN+3 和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等國通過《亞洲反海盜區域合作協定》，惟仍待各成員國批准。見「『アジアにおける海賊行為及び船舶に対する武装強盗との戦いに関する地域協力協定』について（『アジア海賊対策地域協力協定』）」，**外務省**，2005 年 12 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iyo/kaizoku_gai.html。

⁶¹ 「海賊問題の現状と我が国の取り組み」，**外務省**，2005 年 12 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pirate/index.html>。

⁶² 「美國日本印度三國明爭暗鬥 馬六甲安全誰來掌控」，**環球時報**（北京），2005 年 8 月 22 日，第 10 版。

肆、「中」日競合對東亞安全合作的衝擊

南海問題反映出東亞多邊安全機制發展上的問題。首先，中共與美日之間缺乏互信無疑是限制此一機制繼續發展的負面因素。對中共而言，南海問題如同東海問題一樣是主權爭議，即便中共願意面對這一現實而與其他當事國舉行協商，但絕不表示中共在主權立場上有所退讓，也不表示中共願意接受非當事國的介入，這從中共刻意只和東協討論南海問題可以看出，因此當美日加強在南海和周邊海峽的軍事存在時，中共基於對美日同盟的不信任感，自然會質疑美日實際上有牽制中共的意圖。對日本或美國而言，南海的主權歸屬只是次要問題，真正重要的是南海海域的航海自由及安全。雖然日美都在主權爭端上不採取任何立場，但就維持航海自由而言，兩國顯然都不希望南海完全落入任何一國的手中，而最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中共；此外，兩國都在南海海域與當地國家進行油氣共同開發作業，為了確保自身利益，維持住南海的現狀並防止中共的進一步行動是日美必然的選擇。這種相互猜疑的結果就是如學者 Lam Peng Er 所說的，日本將南海爭端看成衡量中共外交政策意圖和方向的指示計，但日本對南海問題的「干涉」則加重了中共對日本企圖恢復強權地位和未對過去歷史真誠悔改的疑心。⁶³ 中共不願日本進一步介入區域安全議題，這就為東亞安全合作設下了第一道障礙。

在中共的刻意排除下，美日在東南亞安全事務上出現了繞過 ARF 而自行其是的傾向。日本雖然在冷戰結束之初因為美國準備退出東亞而有意推動多邊安全合作，但在美國重新確認對東亞的安全承諾（特別是美日同盟再定義）以及日本在 ARF 遭受挫折後，日本又回到了以美日雙邊關係為重的立場，並主張未來的東亞安全共同體仍應維持以美國為中心的 hub-and-spoke 結構，PSI 就是一個例子。在美國未參與的情況下，日本則有意發展以自己為中心的 hub-and-spoke 結構，這反映在日本與東協各國的雙邊反海盜合作上。當然，日本並未完

⁶³ Lam Peng Er, op. cit., p. 999.

全放棄多邊機制，日本仍然持續參與 ARF 以及促成了東亞反海盜合作，但日本更在意的是美日的主導地位，因此當 ARF 無法提供這一地位時，日本與美國試圖「另起爐灶」也就可以理解了，而這將大大弱化 ARF 在區域安全合作上的意義，為東亞安全合作設下第二道障礙。

最後，ARF 本身的缺陷也影響其未來進一步的發展。東協國家在討論安全問題時形成了一套「東協方式」(ASEAN way)，也就是(1)非正式—重視且利用正式會議前的私下會晤和低層次信心建立措施，以及(2)建立共識—關起門來建立廣泛協議，避免公開分裂以及成員的選擇受到法律程序的限制。⁶⁴這種藉由對話協商和尋求共識的作法固然有「求同存異」，循序漸進，在發展的同時考慮到現實的優點，⁶⁵但其缺點就在於各成員國畢竟是不同個體，彼此利益或有衝突，在各有考量的情況下難以建立共識，影響到 ARF 制度的進一步健全；再者，ARF 在預防外交中強調的非強制手段和成員自願接受原則將使得既有的協定對會員國缺少約束力，各國可自由選擇遵守與否，這將使 ARF 制度化不足的缺點更加凸顯。日本對 ARF 期待的下降，部分原因就是源自於此，⁶⁶但反之中共的立場則與東協相近，認為 ARF 不可能快速制度化，⁶⁷這樣一來，支持 ARF 制度化的國家因受挫而另尋出路，而支持「求同存異」的國家繼續採行共識決和自願原則，結果自然是 ARF 制度不健全的現象短期內難以改變，對區域衝突的處理能力也因而受到限制。這是東亞安全合作的第三道障礙。

中共與美日在東南亞的安全競爭雖不若在東北亞那麼激烈，但暗地裡較勁的結果是使得東南亞乃至全東亞的區域安全合作出現了裂痕。儘管有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共與日本也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但這只是將東南

⁶⁴ Samuel Sharpe, "An ASEAN Way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June 2003), p. 232.

⁶⁵ 「深化全面合作 推進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係不斷發展—溫家寶總理在第九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北京），2005年12月13日，第2版。

⁶⁶ Yuzawa, op. cit., p. 477.

⁶⁷ 飯田將史，「中国の東南アジアに対する安保協力—ARF への対応を中心に—」，*防衛研究所紀要*（東京），第6卷第1号（2003年9月），頁98~99。

亞的安全問題暫時凍結起來。只要「中」日雙方不能放下成見真正攜手合作，ARF 將無法發展成為有能力解決區域紛爭的合作機制。

第三節 「中」日安全戰略關係對台灣的衝擊

無論在東北亞或東南亞，台灣一直都被摒除在區域安全合作架構之外，這使得「中」日安全戰略關係對台灣的衝擊較其他地區都來得直接。在中共、日本和美國的勢力交錯下，冷戰後的台灣有了進一步拓展國際空間的機會，但卻也面臨著結構上的限制，使得台灣所面臨的機會與困境同步增加。

壹、「中」美日台四邊關係的變化

在冷戰初期，美國及日本基於其反共政策而選擇在政治及安全上支持台灣以圍堵中共，台灣得以保有一定的國際地位和正式的外來防衛承諾（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日新安保條約的「遠東條款」和尼克森—佐藤共同聲明的「台灣條款」），然而到了 1970 年代，美日為了抵抗蘇聯在全球的擴張，利用「中」蘇間的衝突而與中共交好，「中」美日反蘇三邊關係形成，日本與美國先後與台灣斷交，對中共的「一個中國」立場表示理解，這使得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失去了最大的兩股支持力量，不僅被迫退出聯合國，邦交國數量也快速減少，形同「國際孤兒」，在安全上更失去了美日兩國的正式防衛承諾，台灣因而成為中共與美日關係好轉下的最大受害者，但在實質關係上，美日仍為台灣最倚重的國家，維持並提升與美日的關係也一直是台灣政府在外交上的首要工作。

另一方面，儘管台海兩岸自 1949 年之後就維持著對立狀態，但並沒跳脫「一個中國」的架構，即使在中共與日美建交後也未出現變化，因此中共在國際上持續打壓台灣生存空間的同時也認為「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而在日美先後承認中共，「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的情況下，中共改以和平統一為對台政策主軸，「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以民族感情號召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

抱」，並「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⁶⁸也就是說，儘管各方立場不一，但由於基本上都沒有公然衝撞「一個中國」原則，使中共在台灣問題上較願意軟化姿態，台海形勢的改變有限，兩岸關係甚至在雙方政府的互施善意下出現好轉，台灣不但開放大陸探親，兩岸的經濟往來也漸趨熱絡，雙方的事務性協商也漸次展開，1993年的辜汪會談可說是這一友好氣氛的頂點。但隨著中共與美日關係的惡化以及美日對台實質關係的發展，台海的微妙平衡開始產生變動。

第四章第二節曾就安全角度分析過美日堅持將台灣問題視為國際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台灣自主發展的原因，而在這裡，筆者除了將進一步探究美日安全戰略對台灣的影響之外，重點將置於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美日對台立場之間的互動關係上。簡單來說，台灣的民主化奠定了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得到了美日在價值觀上的認同，為了藉由民主化進一步使中華民國台灣化，⁶⁹台灣政府試圖利用美日對台灣的支持以達成在政治上脫離中國大陸的目標。然而，台灣政府推動法理台獨的舉動不僅刺激中共及台灣內部的統派勢力，也違反了美日維持台海現狀的戰略目標，其結果是台灣內部統獨勢力的相互拉扯，嚴重破壞了台灣人民的團結，無法明確自我的國族定位。

貳、「中華民國台灣化」與台美日實質關係的提升

相對於中共仍然維持社會主義政體，以及在人權、政治自由及國防現代化動向不明等問題上與美日間的對立，台灣的民主化引起了日本及美國在價值觀上的親近與認同，進而引起了對台灣民主以及政權合法性的支持，特別在 1996 台海飛彈危機期間更是如此。1996 年 5 月日本參議院的《台灣決議》就展現出

⁶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1979 年 1 月 1 日）」，王長魚主編，*一國兩制與台灣*（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 年），頁 3~7。

⁶⁹ 日本學者若林正文認為，所謂「中華民國台灣化」指的是原本因中國內戰而退往台灣的「中華民國」這一外來國家，經由台灣人民的選舉而在台灣落地生根，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基礎由近代中國的革命和戰爭史，變更為僅限於台灣地區的人民用自由且定期舉行的公職選舉所確認的民意。見若林正文，「第 6 章 台灣民主化と中台關係の緊張」，天兒慧編，*中国は脅威か*（東京：勁草書房，1997 年），頁 167。

各黨派對台海局勢的嚴重關切和對台灣發展民主的歡迎，並稱台海問題為國際關心事項，而 1998 年 6 月美國眾議院的《270 決議案》中，共和民主兩黨議員也一致強調台灣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成就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典範，對亞太地區的繁榮與穩定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美國為了亞太的穩定、支持台灣的自由民主以及在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下，絕不允許中共對台灣動武，並對中共對台軍事威脅表達了強烈不滿。⁷⁰日美兩國政府雖然囿於「一個中國」政策而不便正面衝撞中共，但仍然有意無意間透露出對台灣民主的認同，例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參議院接受質詢時就稱「台灣的民主主義已經成熟，並且信奉自由經濟，也是個法治國家。在各種意義上，都是和日本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⁷¹而美國國務院也在國會聽證會中表示美國堅定支持台灣的民主，包括人民選擇領導人以及在安全、經濟、對外關係等廣泛議題上做出抉擇的權利，同時也表示台灣的民主成就值得其他國家效法。⁷²

台灣政府經由政治民主化得到了統治正當性和美日的肯定與保障，於是進一步藉此主張台灣應有其合理的國際生存空間，並期望美日的支持。李登輝在 1995 年 6 月訪美期間的演講中就提到「台灣已在和平的過程中，轉化為民主政治，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活動，並在亞太地區的國際社會中，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未能獲得國際社會應有的外交承認，台灣經驗在國際上的重大意義，也因此而被低估。…我們很誠懇地希望世界各國以公平合理的態度對我，不要忽視我們所代表的意義、價值與功能」，⁷³陳水扁則是在其總統就職演說中將台灣與美、日等國家的友誼基礎定位於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的「價值同盟」關係，他除了感謝國際持續關注台灣的

⁷⁰ 「政治民主經濟繁榮 美國會鄭重支持台灣」，**中央日報**（台北），1998 年 6 月 11 日，第 3 版。

⁷¹ 「麻生外相、台湾を『国』 直後に修正／参院予算委」，**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3 月 10 日，第 2 版。

⁷² James A. Kelly, "Overview of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1, 2004,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4/31649.htm>.

⁷³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李總統今在康大歐林講座 發表專題演講全文」，**中國時報**（台北），1995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

民主發展及台海的和平穩定，也表示台灣將持續以積極奉獻的角色參與國際社會，與其他國家共享並維護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⁷⁴台灣的「國際貢獻」說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日兩國的接受，因此美日除了支持台灣加入不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外，甚至支持台灣參與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台灣外交部就稱這是「最大的突破」。⁷⁵

美日的支持讓台灣在參與國際社會時不至於完全陷於孤立，但中共的阻攔仍令台灣的國際處境極為艱難。在冷戰時期，台海兩岸爭奪中國代表權的外交戰始終沒有停過，在 1971 年中共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之後，中共在兩岸外交戰上已佔有絕對優勢，但為了徹底消滅台灣的國際人格，中共仍不斷警告台灣及其他國家不得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為因應此一情勢，台灣方面決定放棄爭奪中國代表權的立場，而主張台灣與中共政權一樣都具有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面對中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主張，台灣則是提出「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的說法，主張「一個中國」是未來式，是歷史、地理、文化和血緣上的概念，並要求中共正視兩岸分裂分治，同為國際法人的事實，並在此一現實上討論統一問題。⁷⁶這樣的主張遭到了中共的全面否決，中共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主張及台灣「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並指稱這會使得台獨勢力進一步破壞和平統一的進程。⁷⁷在李登輝訪美、台灣首次總統直接選舉及中共試射飛彈等一連串事件後，雙方的爭議已經逐漸遠離了「一個中國」，台灣政府開始強化台灣主體意識，並在政治上

⁷⁴ 「為永續台灣奠基—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全文」，**中國時報**（台北），2004 年 5 月 21 日，第 A2 版。

⁷⁵ 「叩關 WHA 我再受挫 大會票決 美日等 25 國相挺」，**中國時報**（台北），2004 年 5 月 18 日，第 4 版。

⁷⁶ 張亞中、李英明著，**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生智文化，2001 年初版 2 刷），頁 222~225。

⁷⁷ 江澤民，「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編，**江澤民、李鵬談台灣問題（1990-1996）**（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 年），頁 4。

進一步遠離了中共的主張，逐步往實質獨立之路前進。

1996年5月，李登輝於首次民選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便提到「五十年來的禍福相共，已經讓我們成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而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更讓我們確立了以台灣為主體的奮鬥意識」，「我們要導引新生的一代，認識自己的鄉土，熱愛自己的國家」。⁷⁸1999年7月，李登輝進一步主張中華民國憲法經修改後只適用於台灣地區，政府權力也僅來自台灣人民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無關，因此兩岸實際上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以此反制中共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矮化台灣的作為。然而，此時的李登輝仍然以民主統一為目標，同時也認為兩岸既是國與國關係，那麼就沒有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⁷⁹

2000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儘管陳水扁以中共不動武為前提表示任內不會宣布台獨，但民進黨完全不接受以「一中」為兩岸談判前提的立場使得兩岸最低限度的共識不復存在。民進黨一貫以台灣獨立為目標，即便在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承認台灣國號依現行憲法規定為「中華民國」，但仍堅持台灣主權獨立，與中國大陸互不隸屬，此一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人民以公民投票決定，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國兩制」都不適用於台灣。⁸⁰民進黨執政後並未鬆動此一立場，不但反對以統一為唯一選項，更於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論」，表示「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⁸¹雖然民進黨政府不斷表示台灣一直努力維持現狀，改變現狀的是不斷強化對台軍事威脅的中共，但其將中華民國與台灣劃上等號，努力塑造台灣與中國大陸互不隸屬的國家認同等作法確實讓兩岸關係朝向「一中一台」的方向發展。

⁷⁸ 「第九任總統就職演說全文」，**中國時報**（台北），1996年5月20日，第2版。

⁷⁹ 「李總統：兩岸問題不在統獨而在制度」，**中央日報**（台北），1999年7月10日，第3版。

⁸⁰ 「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聯合報**（台北），1999年5月9日，第4版。

⁸¹ 「陳總統：台灣與中國 一邊一國」，**中國時報**（台北），2002年8月4日，第1版。

為了在強化台灣主體地位時具有足以抵禦中共武力威脅的本錢，台灣利用美日不願中共在台海動武的心態，試圖與美日建立非正式的軍事合作關係，以確保在遭受中共攻擊時可獲得美日的安全協助。在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前後，台灣政府組成「明德小組」，負責建立台美日之間的秘密協調管道。據已公開資料顯示，明德小組曾敦促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派員說服美國派兵保台，也曾利用國安局密帳資助多位日本政要，爭取美日安保將台灣列入「周邊事態」範圍中，以及防止日本於 1998 年 11 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時重申美國對台「新三不」的「田中效應」。⁸²儘管許多細節遭當事人否認，但明德小組的存在已獲證實。⁸³1999 年美國眾議院討論《台灣安全加強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之際，國防部長唐飛表示應利用台海戰略地位使美日認知到防衛台灣安全既可圍堵中共霸權，也可保障亞太安全，同時更代表政府首次明確提出應加強與美日的軍事互動關係，並構建區域性的防禦體系，締結軍事同盟關係，以防制中共武力進犯。⁸⁴

民進黨執政後繼續採行在安全上拉攏美日的政策。2001 年 3 月，駐日代表羅福全宣布對日外交工作將進行重大修正，今後工作重點為加強台日美三方安保的串聯，特別是從美日同盟關係中尋找出台灣的利益，而台灣也應對美日同盟關係的方向提出具體看法以提升台日、台美關係。⁸⁵2002 年 8 月，第一個台美日三邊戰略對話機制成形，由台灣智庫、日本岡崎研究所及美國傳統基金會共同主辦，第一階段為期兩年，於 2004 年 6 月結束，第二階段會議則從 2005 年 10 月啟動，藉由學者以及前任或現任官員對話的「第二軌道併第一軌道」(Track II + Track I) 方式分析當前三邊所面臨的軍事安全、政治互動、經濟戰略

⁸² 「明德小組 化解一九九六台海危機」，*台灣日報*（台北），2002 年 3 月 21 日，第 3 版；「橋本等日本前政要 曾受台灣贈禮」，*中國時報*（台北），2002 年 3 月 26 日，第 3 版；「李登輝主導 明德專案資助日本政要」，*中國時報*（台北），2004 年 2 月 27 日，第 4 版。

⁸³ 「明德成員：對美日工作 不涉金錢交換」，*中國時報*（台北），2004 年 2 月 27 日，第 4 版。

⁸⁴ 「我應與美日締結軍事同盟」，*自由時報*（台北），1999 年 11 月 4 日，第 1 版。

⁸⁵ 「我將加強台日美安保串連」，*自由時報*（台北），2001 年 3 月 26 日，第 1 版。

等問題及三邊的合作契機。在政府合作上，台灣府院高層也頻頻以中共對台武力威脅和台灣經濟安全過度倚賴中國大陸為由，主張台灣應加強與美日安保的合作、建立台美日高層的綜合安全對話機制以及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同時通過對美三大軍購案及提高國防預算，以保障台灣與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⁸⁶

與南韓或東南亞國家試圖擔任中共與美日之間的「平衡者」，游移於各方之間尋求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台灣不但是整個亞太地區最明顯倒向美日的國家，在台海問題上也是唯一沒有和中共持續性進行實質對話的一方。台灣政府過於偏向美日、遠離中共的作法雖然提升了台美日三邊實質關係，但也令兩岸關係日漸緊張，中共宣稱將以「非和平方式」打擊台獨、美日也不時對民進黨政府企圖突破現狀的舉動施壓。在這種情勢下，以反台獨、兩岸和平共存為號召的泛藍勢力儼然成為中共、美日與台灣之間的另一種「平衡者」。

參、泛藍勢力的反制對台美日關係的衝擊

國民黨在李登輝及擁李的本土派立委出走後，其國家認同回到了 1990 年代初期的《國家統一綱領》架構內，主張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基礎上追求兩岸和平穩定關係，並在台灣優先的前提下逐步邁向民主、自由、均富的統一。⁸⁷在統獨問題上，國民黨認為兩岸並非統獨之爭，而是制度之爭，⁸⁸基於「一中憲法」和國統綱領的精神，台灣不應追求法理台獨，維持現狀才符合台灣人民利益。⁸⁹

親民黨的兩岸政策與國民黨相去不遠。據其《兩岸政策基本綱領》內容，親民黨同意國民黨關於兩岸為「制度之爭」的說法和「九二共識」，認為「一

⁸⁶ 「政府推動台美日對話機制」，*台灣日報*（台北），2005 年 9 月 4 日，第 1 版；「扁：台美日安保 當務之急」，*自由時報*（台北），2005 年 10 月 26 日，第 7 版。

⁸⁷ 「國民黨政綱主軸 國家新藍圖 台灣新動力」，*中央日報*（台北），2001 年 7 月 30 日，第 5 版。

⁸⁸ 「連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兩岸良性互動 適當時機評估決定 願赴大陸」，*中央日報*（台北），2001 年 5 月 12 日，第 3 版。

⁸⁹ 「馬：統一是兩岸未來選項」，*聯合報*（台北），2006 年 1 月 15 日，第 4 版。

個中國」原則既存在於國際社會，也存在於中華民國憲法內，兩岸對「一中」的闡釋與政策雖有不同，但應彼此諒解。⁹⁰在統獨立場上，親民黨則認為台獨扭曲了真正的台灣意識及撕裂了台灣與中國大陸，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台獨也從來不是親民黨及台灣應該有的選項。⁹¹

泛藍所堅持的「一中各表」與民進黨的「一邊一國」相差甚遠，雙方對「現狀」的定義也大不相同。國親認為現狀就是「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不容民進黨推動台獨加以改變，否則將引發中共武力犯台；民進黨則認為現狀就是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但這一現狀因中共日益強化的武力威脅而在改變中，台灣所做的種種舉動只是為了維護現狀不被改變而已，而承認「一個中國」只會讓台灣淪為中共的一部份而已。為了維持兩岸最低的「一中」共識，泛藍陣營試圖透過中共和國際社會對民進黨政府施壓，甚至不惜在外交上衝撞美日，使得台灣在統獨之爭下面臨到自我定位分裂的問題，兩岸關係及台美日關係因而變得更加混沌不明。

泛藍認為不與中共談判就不能降低中共對台敵意，但泛綠則認為中共不降低對台敵意則無法展開談判。為了證明國親的主張有利於兩岸和平，國親兩黨主席於 2005 年先後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進行了相隔近六十年之久的高峰會，會後並發表新聞公報。就兩份公報的內容來看，三黨存在著下列共識：⁹²

1. 三黨都同意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儘速恢復平等協商；
2. 三黨明確反對台獨，並認為台獨只會為兩岸及亞太安全帶來不安；
3. 促進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⁹⁰ 「宋楚瑜：親民黨非統非獨 是務實派」，**聯合報**（台北），2000 年 8 月 26 日，第 13 版。

⁹¹ 「親民黨主席 清華大學演講全文：世界有多大，我們的機會就有多大」，**中國時報**（台北），2005 年 5 月 12 日，第 7 版。

⁹² 「連胡會談 新聞公報全文」，**中國時報**（台北），2005 年 4 月 30 日，第 2 版；「宋胡會六共識全文」，**中央日報**（台北），2005 年 5 月 13 日，第 3 版。

4.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建立兩岸經貿合作機制；

5.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問題。

儘管遭到泛綠「聯共賣台」的指責，但國親的舉動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台灣民意以及美日政府的肯定。民調顯示多數民眾認為連宋訪問大陸使兩岸關係好轉或有所突破，⁹³美日則是間接對台灣在野黨與中共的會談表示肯定，例如美國發言人 Erelī 指出，美國主張對話有助於消弭兩岸緊張，而連胡會在廣義上也算是「對話」，⁹⁴而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則是在國會備詢時指出，只要連戰的訪問有利於兩岸關係的緩和及兩岸的進一步對話，那就應該歡迎。⁹⁵

泛藍的「聯共制台獨」策略，對民進黨欲進一步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的作法實已構成相當程度的限制，除了泛藍佔有國會過半數席次，足以主導國會議事之外，泛藍和美日在兩岸和平對話及台灣片面改變現狀不利於台海和平等觀點的一致也成為泛藍向民進黨政府施壓的另一方法。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就認為，只有兩岸對話才能促成日、韓及東南亞各國在不刺激中共的情況下與台灣進行經濟協商，而兩岸建立溝通管道對美日而言也是可喜的事。⁹⁶當民進黨政府面臨來自於美日的壓力時，泛藍往往借力使力，以民進黨政府破壞現狀、違反美日利益為由向民進黨施壓，最明顯的例子便是 2004 年與總統大選同步進行的公民投票。泛藍認為陳水扁發動公投導致美國、日本及歐洲都對台灣產生疑慮，認為台灣在製造麻煩，而一個總是製造不安的國家領導人是不合格的。⁹⁷

⁹³ 「民國 94 年民眾對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的看法綜合分析報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6 年 2 月，<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pos/9503/index.htm>。關於各項民調的詳細數字，詳見文中附表十五及十六。

⁹⁴ Adam Erelī, "Daily Press Brief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9, 2005,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5/45441.htm>.

⁹⁵ 「第百六十二回国会 衆議院国際テロリズムの防止及び我が国の協力支援活動並びにイラク人道復興支援活動等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会議録第四号」，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2005 年 4 月 27 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162/0133/16204270133004a.html>.

⁹⁶ 「簽訂和平協議才是上策 江丙坤：對話符合美日利益」，中央日報（台北），2005 年 5 月 12 日，第 2 版。

⁹⁷ 「台灣防衛公投 國際嚴重關切 連戰籲扁勿妄動肇不安」，中央日報（台北），2005 年 12 月 31 日，第 1 版。

公投最後的結果是兩案皆不成立，這明顯展現出泛藍對兩岸政策的影響力。

然而，美日在不願台灣片面改變現狀的同時卻也不願中共軍力的擴張造成台海軍力失衡，提升中共攻台的可能性，這是美日提升對台安全合作的真正動機，因此除了要求中共不可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之外，也希望台灣能強化自我防禦能力。美日的主張符合民進黨政府的戰略目標，但泛藍似乎不願民進黨與美日走得太近，導致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政治聯繫完全切斷，這使得泛藍在對外政策上既有借美日之力牽制民進黨政府的一面，也有直接衝撞美日、傷害台美日關係的一面。

在對美關係上，影響最大的應屬軍購案。美國小布希政府認為台灣有必要提升反潛反飛彈作戰能力，因此示意台灣向美國購買柴油潛艇、P-3C 反潛機和愛國者三型（PAC-3）飛彈系統。行政院於 2004 年 6 月提出三項軍購預算案，分十五年編列，但此預算案在立法院一再遭到泛藍封殺，至今無法付委討論。軍購案的無法過關引起了美國的不滿，美國國防部國防安全合作署首席主任羅斯（Edward Ross）在第四屆美台工業國防會議上強調，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並非空白支票，台灣有義務擁有足夠防衛所需，然而當前兩岸軍力已經明顯偏向中共一方，台灣在加強自衛能力方面卻做得太少，如果台灣無意妥善自我防衛，那美國為何要替台灣防衛？台灣是否傾向於與中共統一？⁹⁸連一向極為友台的眾議院「台灣連線」（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共同主席夏波（Steve Chabot）也提出警告，如果軍購案無法很快有所進展，許多國會議員可能重新評估他們是否要擴展對台灣的支持。⁹⁹儘管美方未明確指出軍購案無法過關是台灣哪一方的力量所致，國民黨及親民黨也先後軟化立場表示願意接受合理的軍購案，但即便付委討論，藍綠之間在細節上仍有諸多歧見，若無法在陳水扁

⁹⁸ 「美放重話：台灣自衛 不是美國的責任」，**聯合報**（台北），2005 年 9 月 21 日，第 13 版。

⁹⁹ 「美眾院『台灣連線』首度說重話：軍購案再不過 重估對台支持」，**中國時報**（台北），2005 年 9 月 28 日，第 4 版。

及小布希的總統任期屆滿前出現具體結果，台美間的安全合作關係恐將受到極大影響。

美國對台灣的生存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泛藍在阻擋軍購案的同時仍重視對美方的說明工作，以免過度傷害台美關係，但相對地泛藍明顯不如泛綠那樣親近日本。由於國民黨來自中國大陸，日本侵華的歷史及復興中華民族的思維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民黨及脫離國民黨成立的親民黨，這一點從李登輝的親日言論及行為不斷遭到國親的指責即可看出。¹⁰⁰2005年6月，由於台灣漁民經常在釣魚台海域進行作業時遭日方船艦扣押，為宣示護漁決心，立法院長王金平與國防部長李傑登上軍艦前往台灣東北海域巡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對此表示護漁應是長期性、擴大性的行動，並且要以「不惜一戰」的態度逼迫日本人走上談判桌做出承諾。¹⁰¹除了護漁事件外，馬英九曾參與保釣運動及主張釣魚台屬於中華民國的背景、不滿日本出版「極樂台灣」而表示要嚴懲日本買春客的言論及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重視台灣抗日史等歷史立場已經令部分日本保守派人士擔心，在馬英九極可能當選下屆台灣總統的情況下，一個親日的台灣即將為一個反日的台灣所取代。¹⁰²而馬英九關於「要與美日『中』同時維持良好關係」的說法也引起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學者擔心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是否會與美日拉開距離，傾向北京，成為第二個盧武鉉。¹⁰³

¹⁰⁰ 例如當李登輝提出「釣魚台屬於日本」的說法時，國親新三黨即同聲指責李登輝「媚日」、「賣國」，見「李登輝釣魚台屬日本說掀爭」，*中央日報*（台北），2002年9月26日，第3版。「媚日」一詞在台灣多少帶有負面意義，然而類似的「媚美」說法幾乎沒有出現過，這顯示不僅在泛藍陣營內，在整個台灣社會中，立場過於偏向日本都不容易得到他人肯定。

¹⁰¹ 「立院長出征 王金平：率艦護漁安民心 馬英九：不惜一戰促談判」，*中央日報*（台北），2005年6月21日，第2版。

¹⁰² 中村勝範，「親日台灣が抗日へと変貌する日も」，*産経新聞*（東京），2006年2月18日，第12版；水谷尚子，「胡锦涛より『色男』で『反日』の台湾・国民党のプリンス馬英九」，*諸君！*（東京），第38卷第3号（2006年3月），頁211~217。

¹⁰³ 「盧武鉉第二？美學者質疑馬為統一疏遠美日」，*自由時報*（台北），2006年3月24日，第2版。有關馬英九與美國學者的問答內容，詳見“Who Decides Taiwan's Futur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rch 22, 2006, <http://www.aei.org/events/filter.all,eventID.1276/transcript.asp>.

肆、「中」美日競合與台灣國族認同的撕裂

台灣的民主化提升了中華民國統治台灣地區的正當性，也得到了美日兩國在價值觀上的認同與支持。美日對台重視程度的提升使得台灣逐步擺脫冷戰後期二十年間同時面臨中共打壓及美日不支持的不利局面，在國際上有了較大的活動空間，而台灣政府則希望以接近美日來達成確立台灣主權地位及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目標。藉由台灣在美日東亞戰略中重要性的提升，台灣政府得以強化三邊戰略對話及軍事合作機制，一個非正式的美日台反「中」同盟似乎正在成形中。

另一方面，中共不願見到台灣走向獨立或投向美日的懷抱，因此在外交上全力封鎖台灣政府，甚至不惜以「非和平方式」消滅台獨，但為了消除台灣人民的敵意，中共仍以「和平統一」爭取台灣親中共勢力，並稱只要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則可立刻恢復談判對話，什麼問題都可以談；¹⁰⁴美日雖然有意聯合台灣圍堵中共向太平洋擴張，但卻也不願見到台灣真正走向獨立，破壞美「中」及日「中」關係的穩定，因此美日在協助台灣加強防衛安全的同時，也會要求台灣不得有進一步改變現狀的舉動。來自於中共以及美日的外在壓力使得立場偏獨的民進黨政府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反觀主張「一中各表」的泛藍陣營，既保留了兩岸「一中」的共識，其反對台獨、主張與中共對話的立場也與美日利益相符。泛藍藉由展開與中共之間的對話向台灣民眾及美日政府證明泛藍有能力為台灣帶來和平，這是民進黨政府所無法做到的，因此泛藍顯然在兩岸及外交上佔了上風。然而，泛藍以統一為目標，現階段有意與「中」美日保持等距關係的作法卻也引起了美日保守派人士的注意，他們擔心泛藍實際上會更接近中共，一旦泛藍重新執政，將使得美日在台灣問題上居於劣勢。

¹⁰⁴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05 年 3 月提出了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1.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2.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3.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4.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見「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團結起來共同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而努力奮鬥」，*人民日報*（北京），2005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

中共與美日在台灣問題上的競爭和台灣內部的民主化進程是難以切割的。一方面，由於台灣在國際上仍不被視為正常國家，導致台灣在中共與美日的競合關係裡只能在「中」美日三方所劃定的框架內做出選擇，無論選擇偏向中共或偏向美日都會遭遇到另一方的拉力，即使台灣有意成為平衡者，也因本身國際定位不明而難以發揮作用，其結果是台灣問題仍舊無法真正解決，台灣仍須繼續面對自我定位不明的困境，多數人只能選擇維持現狀，靜觀其變。另一方面，台灣的自我定位和國族認同固然受到外部壓力的影響，但內部政治勢力的競逐更是影響深遠；民主化促成主張台灣認同的獨派執政，台灣主體意識也有相當程度的成長，但民主化所帶來的台灣化也令主張中國認同的統派感到不安而反擊，特別在國民黨失去政權後有加強的傾向，在藍綠對立往往遭簡化為統獨爭議的同時，台灣人的統獨認同也遭到撕裂，政黨及統獨的對立使得台灣陷於內耗，無法以一致的自我認同面對中共與美日競合關係下的挑戰，這比起台灣不明確的國際地位，或許是更令台灣人憂心的。